

中坚代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跛足之年

弋舟◎著

APERTUR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坚代
ZHONG JIAN DAI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跛足之年

弋舟 © 著
BOZU ZHI NIAN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跛足之年/弋舟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
(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5221-4

I. ①跛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1199 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 宋晓津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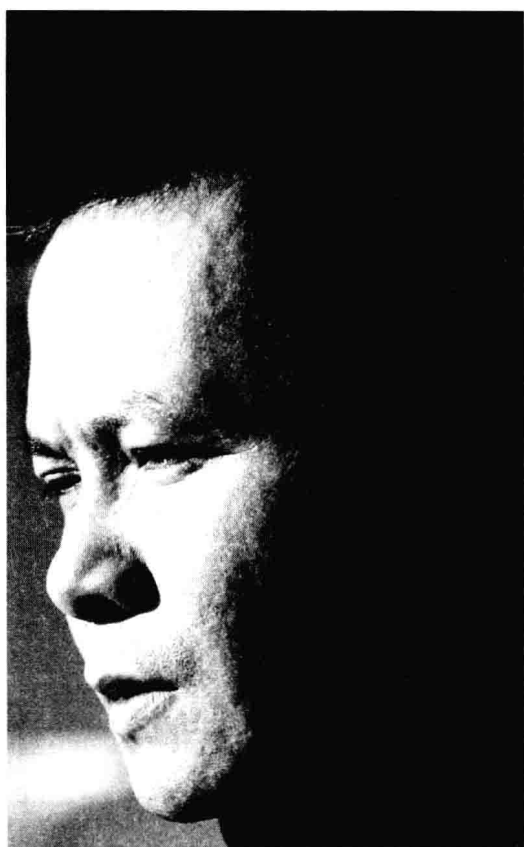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0.625 字数: 27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0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弋舟,1972年生。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,被选刊转载并辑入年选。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、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,获郁达夫小说奖,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大奖,《青年文学》奖,《西部》文学奖,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,第六、第七届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跛足之年》《蝌蚪》《战事》《春秋误》,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我在这世上太孤独》,随笔集《从清晨到日暮》,小说集《我们的底牌》《所有的故事》《弋舟的小说》《刘晓东》等。

你不妨像一出戏剧中的丑角，
按照我那个时代的趣味化装。

——纳博科夫《致未来岁月的读者》

民间有很多冥想的人。

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

目 录

抽屉 / 001

唯一能做的最好的事 / 025

湖边的光明时刻 / 043

对策 / 065

背叛 / 084

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/ 101

当远方有人死去 / 120

恶心 / 146

悲怆 / 163

人的大脑可以有无数种方式让你遭殃 / 179

一放血,就苏醒了 / 194

挟持 / 212

某一类人 / 227

把生活坚持到底 / 248

树们严格地遵守着生命的规律 / 268

嫌疑人 / 290

千禧年的种声 / 307

原版后记 / 326

再版后记 / 329

1. 噩梦

那一年，在火车有节奏的晃动中，马领终于昏昏睡去。

经历了一场搏斗的他睡得并不踏实。在火车运行般的晃动的梦中，他一阵阵感到疼痛。他疼痛地梦到一只抽屉，这只抽屉在他愤怒的拉扯下，轰隆隆像一辆战车般地向他冲来。

一下剧烈的颠簸，马领陡然被摇醒。右肋尖锐的疼痛差点让他惊叫起来。他最终没有喊出声，只是大张着嘴，惊惧地看着车厢里陌生的景象。硬座车厢内拥挤混乱，深夜旅行的人疲惫不堪，醒着的神色木讷，睡着的姿态难看。在这新千年降临之夜，马领一下子想不通，此刻，是什么让自己一身疼痛地昏睡在火车上。一想眼泪就掉下来，急速地滑进大张着的嘴里。

对面坐着一个清醒的女人，很坚定地看着马领面无表情地掉眼泪。马领和她对视着，毫不顾忌地让眼泪往下滑落。

这样僵持了几分钟，马领突然把脖子向前一伸，对着女人使劲“哎”一声：

“你看什么？嗯？看什么？”

女人并没有被吓住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看他。马领立刻气馁，但依然坚持着让她多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垂下了头。

女人递过一张皱巴巴的纸巾，在马领低垂的头前来回晃，说道：

“不要哭，只是一个噩梦而已。”

马领哭得更倔强了，强辩说：

“没有做噩梦，我没有做噩梦。”

女人坚持说：“是噩梦，你是做噩梦了。”

马领说：“不是噩梦——我只是梦见了一只抽屉。”

“抽屉？”女人不耐烦地打断他，“梦见抽屉也是噩梦！不然你哭什么？”

马领猛地站起来，旋即像被电击了一般弓下了腰。他本来是想走开，但对面的女人可能误会他要动手，于是先发制人，用肘弯狠狠地拐了他一下。

马领哼一声，抱着肚子蹲在座位间。他听见有人冲着他叫嚷：

“不要打女人！”

马领抬起头，看到整个车厢的人似乎全部苏醒了，一双双神情困顿的眼睛盯在他身上。

两个乘警从车厢连接处冲过来：

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”

来到跟前，一个指着马领向周围问道：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要打人，”有人做证说，“他要打这个女人。”

马领被警察揪起来：

“你要打女人吗？”

马领痛苦地摇头，恐惧起来。

警察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：“跟我们来一下喽？”

然后他们一左一右托在马领的腋窝下，搀扶一样地把他押向车厢一头。

马领心里忽然松弛下来，任由人挟持着。那个女人作为当事者，跟着他们一同来到乘警们休息的餐车。餐车里东倒西歪地坐着五六个列车员和乘警，见到他们进来，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兴奋的样子。

一个胖胖的男列车员问马领：

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

马领想回答他，被一名乘警拽住胳膊阻止道：

“不许说话，你不许说话，我们问到你再说。”

胖列车员马上不满地哼一声，嘴里嘟哝着，愤愤不平地到一边躺下，又突然起身走了过来，那步态，就算说不上是傲慢，也实在够神气的。他从两个警察之间不大的空隙插进半个身子，伸

出一根胖乎乎的中指说：

“神气什么嘛。”

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回去躺下了。

两个乘警不受干扰，开始询问马领。

一个说：“你拿出身份证来。”

一个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马领听到前一声命令，下意识地伸手往怀里摸，然后又听到后一声喝问，就以为是针对自己这个动作，于是手放在怀里停下，感到左右为难。他艰难地权衡着眼前的局势，有一点似乎很重要，马领努力提醒自己，那就是：他没有做错什么，并且似乎更接近一个被横加干扰了的受害者，但面对两枚警徽——尽管它们的权威性刚刚在那位胖列车员卓尔不凡的中指下打了折扣——他依然需要保持必要的服从。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情绪让他感到更加不知所措。

两名乘警又同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。

马领手放在怀里说：“我没想干什么。”

一名乘警不高兴地说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没想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带你来？你倒是说说看。”

马领说：“我只是站起来——”

“你还哭了呢。”

那个女人插进一句，声音小心翼翼，像轻声提醒。

乘警问：“你哭了没有？啊？你哭了没有？”

马领不安地看看周围,发现所有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,低下头承认:

“哭了。”

“你想干什么?”

问这话的总是同一个乘警,并且每问一次都很恼火的样子。

作为当事者的女人纠正道:

“你应该问他为什么哭,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哭。”

问话的乘警看看她,她鼓励般地冲他点点头,于是乘警说:

“是喽,你为什么哭?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哭?”

马领感到自己随时会昏倒,一只手按在心脏上,不知如何作答。

女人在旁边拽拽他袖子,安慰道:

“不要害羞,说出来,说出来也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马领扭着身子,甩开女人的手,眼泪一下子又滑下来。

“你们看,”女人无奈地摊开手说,“他又哭了。”

两个乘警附和道:“是喽,又哭了,他又哭了。”

女人说:“他干吗总是要哭呢?”

乘警说:“是喽,干吗呢?”

女人轻轻推推马领,说道:

“你还是讲出来吧。”

马领摇头,像个赌气的孩子。

女人叹口气说：“还是我替他讲吧，他做了一个噩梦，所以吓哭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吧？”

餐车里的人纷纷点头，原来是这样啊。

乘警如释重负地舒口气，说道：

“原来是这样，你承认是这样吧？”

马领摇晃着退开一步，突然激烈地陈述起来：

“是的，是这样的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一只抽屉向我冲了过来……”

2. 太憋了

回到车厢，马领发现全车厢的人都精神抖擞地引颈翘望着。在众人殷切地注视下，他回到座位上，艰难地弓腰坐下。他把一切都当成一个梦，一个在事后难以复述的梦。

女人并没有回到对面的座位，而是站在走道愉快地宣布道：

“他，承认了！”

她愉快的腔调立刻感染了大家，大家都相视而笑，甚至有人鼓了几下掌。啊，啊，他承认了，他承认什么了？啊，啊。马领在心里咒骂了一句。

女人站在他面前，大声问：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这一问差点让马领应声站起来。

马领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没有，我没说什么。”

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脱口发出了内心的声音。

女人问：“真的没说什么？我好像听你说了一句。”

马领急切地说：“我没说，真的没说。”

女人手一挥：

“那就是我听岔了，你不要紧张，看看你，脸都白了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马领立刻感到自己的确呼吸困难，脑袋里打着一阵阵濒于窒息时的呼哨。

女人把脸凑过来，在马领脸上仔细看，然后她转身道：

“他太紧张了，谁身上有药？镇静药，让他吃两片就没事了。”

马领绝望极了，困顿地看着她。这个女人，这么暧昧，年龄让人说不准，身份让人猜不透，一目了然的只是很白皙，屁股和胸都很丰硕，遗憾的是，她腰腹的尺寸抵消了这两部分的突出，整个人像一只浑圆的瓷器，器型饱满，上下基本没有流线型的起伏。就是这么一个女人，现在毫无余地地向大家响亮地宣布：

“他太紧张，需要两片镇静药。”

马领哀求道：“我真的没事，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？”

已经有几位乘客送上药来。

女人回身胡乱抓过一把药片，递在马领面前说：

“吃下去，快点！”

马领看着伸在眼前的这只手上几粒花花绿绿的药片，泪水

再一次模糊了眼睛。在这个女人莫名其妙的权威下，他无能为力地张开嘴，任凭女人把药片喂了进去。药片含在嘴里，苦味触动了味蕾，马领感到口腔布满了强烈的血腥味，舌头发涩，并且肿胀得厉害，像叼着一截苦涩的橡皮。

女人向周围问道：“有水吗？给他口水喝。”

马领木然地注视着前方，越过女人的肩膀，他看到车厢尽头那两个乘警不时闪一下脸出来，然后又迅速地躲回去。几名乘客争先恐后地递过水来，罐头瓶，太空杯。马领正拿不准究竟接受哪一只，拥挤的水具中有一只掉在了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突兀得让人惊悚。

一个瘦高男人叫起来：“谁挤脱了我的杯子？是谁？”

他心痛地蹲下去看自己摔碎的罐头瓶，绝望地说：

“碎了碎了，还有两天的路程，我拿什么喝水？”

马领决定随便接过一杯水冲下嘴里的药片，却发现伸在眼前的手全部缩了回去。

瘦高男人站起来，扒开身边的人，不由分说，揪住一个穿红色高领毛衣的女人：

“是你挤脱了我的杯子！你，刚才就在我身边，这么快地缩回去不想承认啊？但我知道是你，你的这件毛衣太红了，像猪血。”

这次几乎是全车厢的人都放开了他们扩音器般的喉咙：

“不要打女人！”

两个乘警如神兵天降，从车厢一侧迅速地挤过来。马领置身事外，他开始陶醉地咀嚼嘴里的药片，牙龈在松动的牙齿坚定的咬合下漫溢出腥咸的血水。他吞咽着自己的血，看着瘦高男人被乘警揪走，心里安逸极了。

药效很快占领了马领。现在他真的感到昏沉，头像一颗成熟的果实，别无出路地向下沉甸甸地低垂，低垂，一派要落地的趋势。马领用双手扶住脑袋，梦再一次走进了他的身体。

强烈的尿意让他苏醒过来。他谨慎地偷眼观察，对面的女人头向一边歪着，似乎已经睡着了。马领微微抬起头，试探着咳嗽一声，女人没有反应，他快速地起身向厕所走去。车厢里的人好像都睡着了。

厕所的门关着，把手拧不动。马领慌乱起来，暴躁地对着那只把手使劲，他真的感觉到这扇门永远不会被打开，自己会被这泡尿憋死在这里。马领摊开四肢，像电影里濒死的人那样，紧贴在那扇门上，开始缓慢地挣扎。那扇门散发出严肃的铁器的味道，这种庄重的气息几乎要令他生出去舔一舔的冲动。

门从里面突然打开，失去承重，马领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没有像一条口袋般地栽下去。他僵硬地定格在空洞的门框上。迎面是一张极度开启着的红唇。马领看到这张嘴里的小舌头像洞穴之中蛰伏着的一条青紫色的肉虫，它在痉挛，蠕动，弹跳着，正在生机勃勃地酝酿一声惊人的叫喊。马领的全身立刻布满了一种祈求的表情：千万不要喊出来！同时他感到自己所有的器官中